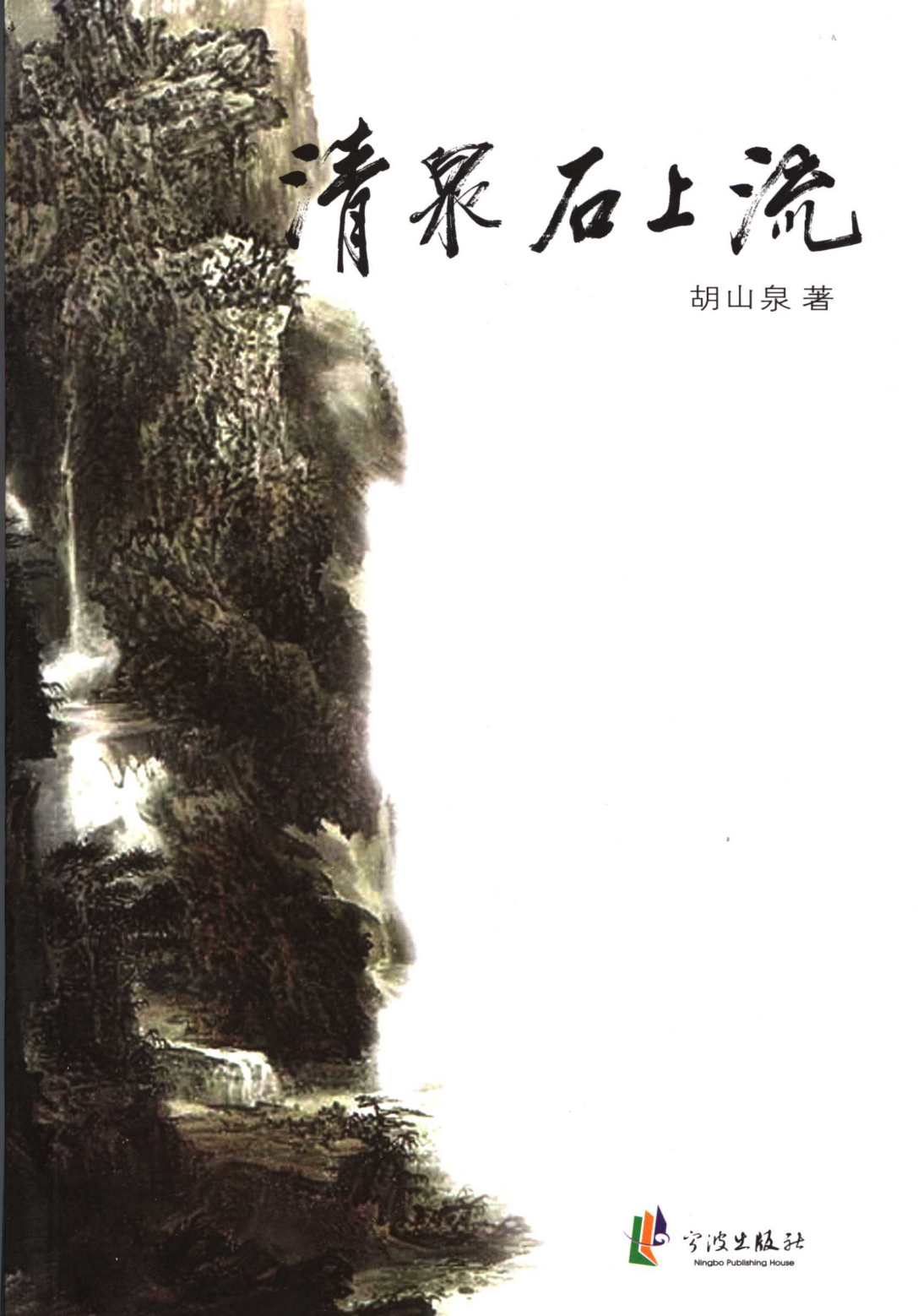




清泉石上流

胡山泉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清泉石上流

胡山泉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泉石上流/胡山泉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7

ISBN 7-80602-997-4

I.清... II.胡...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713 号

清泉石上流

胡山泉 著

责任编辑 陈 静 吴 波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4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02-997-4/I·108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读者服务部:宁波市孝闻街 12 号 电话:0574-87347866

胡山泉，曾用名胡乾康，笔名石上流。出生于浙江慈溪五梅村。

1959年5月支边到宁夏，曾任中卫县县委办公室主任。1981年5月调回余姚工作，先后在县委办、人大办、市府办、乡镇工业局、城乡建委和旅游办任职。退休前后，曾兼任余姚市名城名贤研究会副会长和余姚市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在近几年发表多篇散文和随笔，其中《心中吾师》、《神秘的一夜》在余姚和宁波获有关奖项。



（作者近照）

老哥每年种的红薯很多，
在家堆满了所有的空地。
吃不了送人，
烂掉了作肥，
从不拉到街上叫卖。
因为，他怕人笑话。
其实，我也有一样的怕，
写作与种薯竟如此相同。
给自己壮壮胆吧，
将书稿送进读者的温馨之家。

——出书

序

魏振纲

这些年，胡山泉同志以“石上流”为笔名，创作了不少散文与随笔，并时常见诸报端。日积月累，文稿盈柜。去年初秋，我曾提议：“安排时间整理整理，选编一个集子，算是作个纪念。”他只说了声“谢谢鼓励”，而未明确回应。谁料，不到半年，他却捧上大叠稿子找上门来，说是经过整理，准备编印。嘱我写篇序言。原来，这就是那次“鼓励”的“回应”。作序实不敢当，但写几句前言后语，是不可推却的。随即应承了下来。

山泉和我，是多年的好友。既是同乡、同志、同行，又是孤灯夜读、舞弄笔墨的同好。与我相似，几十年间，作为党政机关综合部门负责人之一的山泉，不知按领导意图起草、签发了多少工作报告，积成了多少文书档案。但是，完全随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书写短篇散记，却是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的事。出于对他的关注，凡他发表的篇什，我总是一见即读、不敢遗漏。尽管，由于对人与事的了解深度与着眼角度不同，文中的某些情节难免偏颇，可总体说来，作品的基调是积极健康的，所叙故事是真切感人的，行文风格是朴实无华、流畅自如的。可以说，这本集子是现今姚江文坛又一绚丽的奇葩。

山泉告诉我，他根据几个文友的建议，把集子定名为

“清泉石上流”。我用两个晚上，看完了他的书稿。总的印象，他在集子中流露的重在一个“情”字，即：乡情、亲情、友情和世情。

提到乡情，只要打开文稿，就可以从《美哉，四明湖》、《姚城的记忆》、《姚江，心中的河》、《杨梅几时红》、《秋到凤亭》，到《塞上风情》、《北方的冬天》、《情系塞上枣林》等篇中，体察到作者对生他养他的故土以及度过了风华岁月的第二故乡，倾注了多么浓烈的赞颂和怀恋；对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寄予了多么纯真的情思。这是何其可贵的赤子之心、游子之情！

说到亲情，作者在《牛爸》、《尽孝》与《神秘的一夜》诸篇中抒发了对严父、慈母深深的敬和爱；在《家乡的油菜花》里倾吐了对兄嫂的尊重与怀念；在《难忘的岁月》里，对贤良而又辛劳的妻子充满着一种感恩的爱。而《古宅残梦》、《雪在静静地下》两篇，则道尽了岳父那种“沉默是金”的品格和岳母一生善良、俭朴的美德……真是骨肉情深！

关于友情，在集子中是占了较大篇幅的。《人在异乡》一文中，作者与县委书记老刘的同志情谊，是多么真诚；《忆天行同志》和《思念敖连》中追述的两位已故的老同志，他们在生前与作者之间的那种同志加师友的关爱，是何等真切。《平和的魅力》和《调研工作琐忆》中的阿顾，被描写得那么动人而可亲；《姚城的记忆》一文，向人们介绍了追远、崇文的老章；《文友老戚》中的老戚，呈现给我们的的是一个才思敏捷、厚道为人的儒雅者的形象。这些文中的人物，读来令人感佩。在《老树丰姿》、《看着老师的照片》中，表达了作者对师长的崇敬。对于远在宁夏的兰庭和全美，则在《啊，马兰花》、《远方的朋友》中作了感人至深的描写。

至于世情，作者在集子中也花了不少笔墨。诸如《感谢“北排”》里，歌颂了姚江排水工程的成就；《堂兄哥哥》里讲述了改革开放前后，吉兄、泰哥和国弟们的生活对比与农村巨变。《寄情家乡山水》、《走过堰坝》与《泥桥头》里，既为村镇建设叫好，又为村里忽视环保叹息。而《大饼春秋》里又着墨于菊娣一家四代做大饼的世态人情。娓娓道来，情景交融。

作为山泉作品的忠实读者，我对《清泉石上流》的结集出版表示真诚的祝贺！热切地期盼作者写出更多更美的新作，犹如他的大名那样，清泉漱石，长流不息。

2006年1月于诸山阁



目 录

001 序 魏振纲

家
乡
篇

003 寄情家乡山水

005 牛爸

008 神秘的一夜

011 家乡的油菜花

014 感受乡情

016 尽孝

018 走过堰坝

021 泥桥头

023 堂兄哥弟

026 命运

031 古宅残梦

034 雪在静静地下

041 忆天行同志

044 西去的列车

047 人在异乡

051 北方的冬天

053 情系塞上枣林

056 难忘的岁月

064 他乡情深

067 啊,马兰花

071 远方的朋友

074 塞上风情

078 骄傲

塞
上
篇

- 083 重操旧业
- 085 姚江,心中的河
- 087 心中吾师
- 090 平和的魅力
- 094 姚城的记忆
- 096 感激在心
- 099 调研工作琐忆
- 103 跑上海
- 108 倾情河姆渡
- 111 思念敖连
- 114 文友老戚
- 117 老树丰姿
- 119 与友谈友
- 121 老同学的家宴
- 124 看着老师的照片
- 127 重游四明湖
- 131 观藤有感
- 134 董事长与外来工
- 136 感受蜀都
- 139 在那个下雨天
- 142 秋到凤亭
- 145 树缘
- 148 思树
- 150 六月雪
- 152 山兰
- 155 香椿园
- 157 夏枯草
- 159 杨梅几时红
- 162 送杨梅
- 164 溪石
- 167 感谢“北排”
- 170 猫的故事
- 173 盼雪
- 175 冬临荷塘
- 177 一杯白开水
- 179 白衬衫随想
- 181 从跳板想到的
- 183 多思的雨日
- 185 一方菜园
- 187 迷路
- 190 戒烟
- 193 大饼春秋
- 196 何记面馆
- 198 居家过日子
- 201 乐在其中

205 清泉石上流 阿姚

209 问渠那得清如许 加欣

214 人间有味是清欢

——胡山泉访谈录 符利群

附
贤
簫

220 后记

家
乡
篇

我的家乡确实很美。旷远的山野，浩淼的湖水，清澈的河流，恬静的田园。我的童年是与这山这水连在一起的。山里放牛，湖里打鱼，河里戏水，每天总是满载而归。不仅牛肚吃饱了，草篮装满了，而且还带来了鱼虾、山笋、水菱等，母亲总是等我回家才烧菜的。

石上流

寄情家乡山水

在我所有的记忆中，对家乡的记忆，是最根深蒂固的。无论到了哪里，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不会忘记家乡的山水、农舍和田园，甚至一草一木。

我的老家，是一个大村庄，解放时就有三百来户。村庄的前面，有一个绚丽的烛溪湖，有一座神奇的五梅山。在山脚与湖堤连接的地方，有一个减水闸，湖水从闸门奔腾而出，撞击在横卧河滨的岩石上，卷起“千堆雪”，飘落的水花涌进小河里，绕着村子潺潺流过。那河水清到可见河里游的鱼，净到捧起来可以喝，真是“眼似秋波横，眉如青山黛”。以前的村名叫湖塘下，后来在湖的南边建起了梅湖水库，烛溪湖变了田，村名也随之改为五梅村。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乡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名人，也没有漂洋过海去闯荡世界的，更没有在外面做过大官的。记得刚解放不久，村里接到上级通知，敲锣打鼓地迎来了一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的老八路，政府让他到浒山镇当镇长。大小总算有个官了，好让乡亲们高兴了一阵子。谁料不到一个月，他主动辞职，又回到村里扛起了锄头。

我的家乡确实很美。旷远的山野，浩淼的湖水，清澈的河流，恬静的田园。我的童年是与这山这水连在一起的。山里放牛，湖里打鱼，河里戏水，每天总是满载而归。不仅牛肚吃饱了，草篮装满了，而且还带来了鱼虾、山笋、水菱等。

母亲总是等我回家才烧菜的。在村里，凡是稍微勤快点的人，都不会饿肚皮。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亲们祖祖辈辈，靠着这里的好山好水，安安静静地生活着。那位老八路在离开人世之前，终于道出了心声。他说他到过许多地方，哪里也比不上家乡好，什么都不想，就是想回家。

和那位老八路一样，后来我也出了远门，有着同样的乡恋情结，在外面做梦也想家呀。时过二十年，我终于圆了这个梦，然而，我记忆中的家乡有了较大差异，简直使我难以相认。

家乡世属姚地，为了解决三北的缺水，改变了归属，这倒无关紧要。村子里虽然也有零零星星的几栋楼屋，但这丝毫没有使我兴奋起来。那有着许多传说的五梅山，为烧砖用土已经削平了一个山头。那古老的孤山庙早已砸烂，村民们在老庙的地基上，又偷偷地盖了几间小屋，不伦不类，令人心寒。更使人怵惊的是，邻村办了一个小厂，竟然把一江清流染成了黑水。1964年，我回家探亲时看到河水还是清的，可以钓起鱼来，在河埠头还能摸到螺蛳，可现在污秽如斯，一片死寂。

我的乡亲们，只知道安安分分守家，老老实实种田，在工业浪潮的冲击下，始料不及，束手无策，既没有动动开拓发展的脑筋，又没保住好山好水的自然优势，这就是我们家乡的可悲！同时，这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要重视研究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课题。面对家乡的遭遇，在我耳边又回响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声疾呼：要给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但愿我的家乡青山不改，绿水常在。

石上流

牛 爸

记得解放后的第三年，父亲评上了劳模，并买了一头牛。

牛儿长得高大英健，一身黄毛，双角爬耳，脾性温顺。它干起活来，不快不慢，泰然自若，从不偷懒。俗话说：“家有一头牛，生活不用愁。”那时没有拖拉机，翻地、耕田、车水、碾米，都要靠它。

大黄牛是父亲的荣耀、全家的宝贝，也是左邻右舍的福星。父亲始终认为，有福应该大家享，只要善待它，谁借他都肯。父亲爱牛如子，精心饲养，昼夜操心，有气只向孩子出，从不打骂大黄牛。过年了，大黄牛和我们一样，休闲憩息，也吃年夜饭。父亲用筛子放上米饭、菜饼、芋艿、香干等素食，端着让牛吃完。据说，牛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对来年的种植计划有讲究。

父亲如此爱惜大黄牛，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放牛的任务是我的。每当放牛回来，父亲总是站在家门口要瞅一下。牛肚上的三角填满了，说明牛肚吃饱了，他会露出满意的一笑。反之，甬想吃上一顿“太平饭”。有一次，我赶牛出去，正好与邻村的一头好斗的黑牛狭路相逢，无处躲避，黑牛呼地冲了过来，碰掉了大黄牛头上的那只漂亮的爬耳角。尽管我如此这般解释，父亲还是给了我一个耳光。过了一段时间，我找了一个机会，对父亲说：“大黄牛

到我们家已有几年了，趁它还能干活，把它卖了，或许还能卖个好价钱。”父亲一听就来火了：“卖牛不如先卖你！”一句话，把我弹得无处寻。

就这样日复一日，我提心吊胆地过着放牛的日子。真是怕啥来啥，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大黄牛为了贪吃一丛草，走进了悬崖的石介厨，进不去，出不来，牛身斜靠在石壁上，摇摇欲坠。我想这下完了，吓得魂不附体。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鸦雀无声，都为我捏着一把汗。而大黄牛却显得十分镇静沉着，它紧贴石壁，缓缓往后移动身子，接着猛地向后一蹦，跳出了石介厨，脱离了险境。我冲上山去，紧紧地抱住了牛脖子，眼泪夺眶而出。父亲闻讯也赶来了，这一次他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说：“没事就好，以后当心就是。”

1958年，父亲和大黄牛一起走进了“公社化”。不到一年，大黄牛累死在田畈里。大家都很难过，尤其是父亲，伤心得落了泪。

后来，我离开了老家，到了遥远的边疆。在家时怕父亲，离开了又很想他。我深知父亲对子女的关爱，不表现在脸上，而是在心里。在我刚结婚那年，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父亲挑着自家种的一担大头菜，翻山越岭，行程百里，送到在慈城的我的岳母家中。岳母很感动。我父亲的诚意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时隔十四年，我回家探亲，发现父亲老了许多。然而，他还是闲不住，还是天天干活，村里人习惯地称他为“老黄牛”。我到家的第二天，父亲要我和他一起担粪上山施肥。母亲劝了几句，反而惹他生了气。他说：“做人，做人，就是要做的。”父亲平时不多说话，说出来的话却言简意明，掷地有声。在孩子面前，他始终是一位有权威的父亲。我咬了